#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六 集部

安雅堂集卷十一　　　　　元　陳旅　撰

碑

周提舉善政碣

國家統一六合定都於燕以京師天下之本而積貯天下之大命也乃衆建鉅廩歲轉東南粟數百萬石以實之匪特賙賜稍食之所需四方或儉饑有所不虞率恃此以為安也至順元年秋中書省以在京十有八倉歲久屋壞棟且撓

懼無以完所藏檄有司趣治之又簡官僚之才且廉者分督之倉曰相因曰既積者則陸運提舉周君信臣所督治者也工之長呂成等來言曰凡官府有所興造給錢大農未嘗少也而民每告病焉董其役者不勝其任耳吾屬所繕兩倉為屋百又十六間用工徒凡二百餘人始事至訖功凡廿又六月非細役也提舉君能使我樂於趨事不自知其勞攻作又善備由能持已廉涖事公遇物恕自旦達暮與吾屬䦨䦨於土木瓦石之間未嘗見其少懈既省費於官又能俾執役

者皆充然得以盡其力也至於稟人與其胥徒亦罔不稱美曰何其不少擾我而集事之易也願為文紀之余聞提舉昔主昌平簿有政事昌平京畿劇縣也車駕歳往來供億不暇給君能以餘力倡其民作三皇廟甚宏麗今中書叅議張公嘗為記集賢學士魏公又為著惠政碑君可謂有治劇之才有使人之惠矣是役非若為縣之日得以施字人之政亦能使人不忘若此君字漢卿齊士族也乃為詩與成等刻之詩曰

惟聖建國居重馭輕大倉待儲兆億稱京歷歲滋久土
敗不腐實民之膏以畀風雨相臣曰噫亟葺治之遴官
之良往慎乃司惟齊周氏貞慤愷易不劌為廉不鑿為
智鳩工盈廷示以準程曰不汝苛各究爾能梁楹榱桷
塗塈瓦甓構覆補隙具出心畫東方將明伐鼓逢逢董
我不夙曷臻厥功日且夕矣君謂汝止我勞不知君則
瘁只公帑之靡我持以歸斯倉之成邦實有之君則何
獲所獲者德刻詩堅珉永世無射

重建杭州開元宫碑

天下老氏之宫曰開元者始唐玄宗時所作也乾符戊戌杭宫災後五十九年錢氏之王吳越者復作之宋景德中改為景德觀嘉定辛酉寧宗以其潛邸復為開元宫宫在秘書省左紹定辛卯災又重作之皇元既有江南即秘書省為行中書省至元廿八年省與宫俱燬因焦宫地作大新省時董君德時主開元省助金購故宋理宗女端孝公主第為宫今宏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壽

衍實有勞焉既而陳君天錫繼董君領宮事大德八年真人以宣命繼陳君賜印視五品于是益治其門垣壇殿水石木竹之屬無不善天子遣使即其宮賜號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皇慶二年秋召見明年改令號又賜銀印視二品使盡護杭之諸宮觀仍治其宮翰林學士虞公集時為國子博士著之碑甚詳至治元年鄰有不謹于火而宮及焉杭人之老者過而嘆焉昔吾嘗見造斯室实以帝子攸降也大農輸財五工呈能宮臣曰來視

其甚良故制作嚴壯精好吾老矣能更見乎真人聞之曰自有唐至我朝吾宫罹災故屢矣前日之巍巍乎在吾目者曷從而來哉制於數者物也數不能制者人之心也心存則室存先是宫右皆聯杭民舍爨煬交辟下真人首以貲拓垣外地空之以周防乃諗於衆曰今可營吾室矣孰能語吾之同心者乎於是前嘉興路總管王君惟一願作前殿崇德州判官濮君允中願作宫門皆攻石凝土為厚址載大木明年殿成塗以丹砂曾青

雜黄金白黑之物以為文章象天神帝仙人居之其年門亦成象二大神守之真人又為屋若干楹祠在門側者曰祠山曰玄壇在前殿北者曰明離殿又北曰道紀堂又北曰方丈丞相托歡公題其榜門東西為長廡在西廡者曰齋堂在東廡者曰真宫祠登仙祠玄武殿三官殿其棲賢者曰僚宇在東西廡間者曰庖湢曰廩庫在東廡東曲池跡館之在後圃者則仍其舊而加完焉杭人來觀兹室之成也則又曰吾昔所見者貴人第宅

矣今規制始稱神明居神明其將永妥於斯乎真人既落成新宫乃以上所賜寶冠金衣及平生所畜圖書琴劍之類悉簿送官藏以傳後人元統乙亥有旨賜額曰大開元宫俾主是宫者以甲乙傳次時余為江浙校官真人使薛君元羲徵文紀諸石昔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既平宋思休寧天下乃登進為老氏者以清静無為之道風乎臣民時則有若上卿太宗師張公能賛神化於萬物之表真人亦與其師晉王文學陳君羲尚今特

進吳公全節從上卿侍祠尚方蒙被簡眷日見上卿贊天子事益孰真人道日益茂列聖洊錫寵數使還治老子教于宗之故都夫豈無其故哉真人高朗引曠奕氣生眉目間而能履謙用虛與物為春故王公名人多與游四方士往來皆願見既退稱道無異言然亦時時屏居餘不溪上是宮之作若無用其力焉余讀舊碑宮凡屢成皆國家為之也今未嘗取秋毫于上役一民于下而亟成又甚美何哉以德致者其物盈無為而為者其

功𤓰真人亦若是而已銘詩曰

真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邃谷來蔽江命龜置槷辰孔臧

樹屋吉土祠天宗重檐膠葛儀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

大靈何樂開丹望老君上邀該以降仙姝翼輦從豐隆

驂以赤鳳襲青龍立神執兵門兩傍祝融壇宇承中央

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新宮帝所悰璇淵廻曲遂萊通

珠樹含影光瓌瓏宮成享帝朝鼓鍾岳宗川后罔不恭

真人稽首封緑章天子萬壽民樂康

江山縣尹劉彦章墓碣有序

衢之開化有能仁其鄉者曰劉彦章而今亡矣鄉貢進士魯貞狀其行曰彦章幼時即磊落有大人志不與羣童嬉能讀書歌詩卓然自樹于世獨山民夏仍二與其衆用鉦鼓刀槊為寇致官軍不能收彦章年十九以計誘賊入隘賊窮就縛以功授處州路縉雲縣仙都鄉廵檢盜不敢入其境將半載忽嘆曰親老奈何縻薄宦於外郡歸治田園以養父父心懽焉父歿居喪盡禮除喪

浙東宣閫辟為從事居數月又嘆曰俯仰奔走非吾事也遂棄去不更仕恒蓄米當無米時則賤其直以糶人及秋穫乃止不足則糴之他邑雖貴直入之而恒以賤直出之也人不知有凶焉户役不均至有破其家者則集其人約一户出直緡錢擇愿而才者掌之以充役錢盡復共益之人不知有户役之擾焉華步溪水深惡渡者遇風卒起輒覆溺則為浮橋以濟之仍出田百畞積其入以補壞有忿爭不平者詣彥章求平則以道理譬

之或畏服去往往相戒勿為非以為寧受責有司不願為劉公所譏孔步郵亭去彥章所居僅五里不欲敝陋勸民為更造之宏廓清謐部使者過而宿焉有說其義而願見者則謝曰使者有公事業山野人不敢見用是名益重持身清謹雖獨坐終日冠衣必正無惰容閨門之內肅如也祀先必前期齋飭牲粢果蔬必備必嘉祭之夕必致嚴以終事朔望日必拜祖父墓下不以風雨止宅傍闢林亭以娱客飲食常必具一日無客則弗樂

又築書塾延名師以敎子孫若鄭原善程琚張宗元皆嘗居者貞亦時往來讀書其中後原善登第因榜塾曰聚魁宗元亦登第琚與貞皆領鄉薦塾有書萬餘卷客來取書共講討或相與賦詩含杯水樹間意度舒廣而未嘗自軼於禮法之外與人厚雖後生孺子莫不接之以敬人有急周之若不及見人為善若出諸已不善必戒飭之彥章名文瑞祖淳宗廸功郎父一登内附後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母魯氏生彥章時有瑞蓮産池其父

異之因名之曰文瑞彥章則其字也以天歷二年正月廿一日卒年六十一至順二年二月甲申葬其里之東皐妻魯氏先卒子男四人拱臣忠顯校尉安慶翼上百户昇承直郎泉州路南安縣尹昺集慶路東陽州教授讜益某官女適齊伯嗣孫男六人演濤潛洪海瀾孫女四人彥章以昇為京官時推恩封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妻魯氏封宜人至元又丙子之八月鼎來虎林以貞狀徵碣銘陳旅曰自井田壞先王之政勢有所不得

行者天下于是有窮民焉于是下之人得以其有餘者仁其鄉焉是故君子之所深慨者也然而顧治之主既病夫井田之不可以遽復則猶喜其民之能相及以庶幾先王之仁風在焉嗚呼若彥章者而今亡矣銘曰力足以及其鄉志足以施於四方志既不得施而又以力之能及者而深藏東臯之阡卜葬允臧毋壞我松梓邦人之望

故陳夫人張氏墓誌銘

毘陵陳文照文杰使人言於陳旅曰文杰在京師於子尋宗盟矣備官錢塘又益與子親也今吾母死葬有日子其忍不銘之乎我先君子雅約不嗜榮進先妣之與爲伉儷也蓋咸備隱德焉先君子嘗曰仕可以及物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又未必得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必得行吾志者惟醫乎乃究心黄帝岐伯之書居良藥以去人疾以疾來告即裹藥往不憚大寒暑雨風見病不能具糜粥者歸必餉以善米曰是亦藥也凡是美德

先妣實助成之以為寧節於已而舒於所當用也故雖盛年未嘗畜華靡之服兒女娶嫁一本於儉若歲時祠祭待族姻賔客與賑人於急危者則無所靳至質簮珥不令先君子知雖甚慈其子而教之則嚴故致禮為所從學者亦未嘗不厚也先君子暮年得痺疾躬治藥餌周旋奉持經歲忘其勞既又執喪三年每哭臨必慟朝夕進膳拂几席如平生至元中朝廷用兵江南先君子有兄姊妹三人俱虜於兵既得歸先妣喜曰吾不及事

舅姑是不足施吾勤乎遇之如所不及事者當宋亡時常州以孤城死守外氏之族盡死城下先妣嵗以城陷日為忌泣祭父母於陳氏之别室且囑二子曰此固非汝家所宜祀我死後改之至元後之丁丑八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又八於時先君子卒廿有五年矣今年十一月六日奉先妣合葬於晉陵姚墅之兆子其忍不銘之乎旅得其言而歎曰嗟乎毗陵固忠孝之國也其人無智愚寧一日同死不忍負其所事以生何其俗之仁

也觀夫人之克盡婦道以事君子者是豈天下之細故哉至于歲以城陷日泣祭父母且屬二子於其死後改之又何其言之悲而有禮也然吾聞子程子嘗述其母之言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子程子禮師也固亦祀外大父母況夫人之族盡死所事而無後乎嗟乎夫人雖死其所祀者宜毋亟改之也夫人張氏諱某父諱某母裴氏夫諱某子男二人文照蓋業其父之必得行其志者文杰將仕郎兩浙都轉鹽運使司知事女二人淑

賢淑清鄭天錫郯通徳其壻也淑清能封股以療其母孫男二人某某文杰嘗謂旅曰我滿秩後當得七品以推恩於父母今秩未滿而其母不待吾如造物者何哉銘曰

張有孝女陳有敬婦於夫能妻於子能母其善之報亦既眉壽惟封爵啚於其生固所以大顯融於身後

楊國材墓誌銘

弘農楊氏自東漢太尉震以來代有聞人著於閩之浦

城者曰文公億文公之後有家於嘉興之澉浦者則以材顯於世者矣君諱瑛字國材曾祖考諱春故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祖考諱發故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至元内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考諱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

弘農郡侯謚康惠妣陸氏封弘農郡夫人初陸氏有子而殤次室訾氏生國材為長子陸夫人既無子撫之如已出而國材天性孝友又器識英敏為兒童儼若成人康惠公甚愛之既長頗涉獵經史又習通國字語言慨然有用世之志遂如京師以著見其藴抱公卿貴人多竒其才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有勞於國請官其子以勸忠也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贑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能以謹飭自持又明於燭物上官咸信任同列不敢以

年少易之聲稱日聞俄得疾卒於官大德癸夘五月廿三日也年二十一配周氏生子元坦周氏携孤兒扶柩歸元坦方晬康惠公與陸夫人哀不自堪屬訾氏善護之曰吾子蚤世使是孫有成吾子為不死也泰定丁夘冬康惠公薨元坦年二十五矣乃服斬㝠從諸叔父治喪事于是陸夫人歿已七載而訾氏亦先九年歿康惠公與陸夫人既合葬於德政鄉泊觽山之原至順壬申六月二十日又葬訾氏與寧都君於康惠公之兆元坦

孤苦之餘早夜以思兢兢焉惟恐墜先緒也至元再元之四年以祖蔭授從仕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乃以康惠公歷官行事之概告於朝得加美爵令謚又謁當代名人著神道碑銘以為是足以賁顯幽而庶幾為人後者之道也既又痛其父有志樹立而享年不永將泯焉無聞於世遂以狀來徵其墓石之銘嗚呼國材負英妙之器乍試而遽折君子蓋深惜之然有子如元坦能以其父所不及為者而力為之況仕途方開其父之志又

將無有不得信者傳曰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國材雖死有子矣元坦娶江浙財賦總管韓公奕之女孫男文錫女二人銘曰

弘農之楊厥支四延有蔚其興江海之間康惠公子鳳雛翩翩欲乘靈風奮翮以騫胡豐其才而嗇其年寧都倅車夷庚中邅有子在祿於今能官其父不亡有永其傳

故嵊縣尹林君墓誌銘

君林氏諱起龍字竹友其先光州人後居海州今淮安之海寧州也宋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聞翁於君為五世祖曾大父諱行中太中大夫知澧州兼荆湖路提點刑獄公事大父諱松奉議郎通判海州父諱珪通奉大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母趙氏君生有竒禀雅志事功年二十應武舉廷試第三授成忠郎壽州下蔡縣令以親老歸養海州安撫司因表為計議官時事已不可為矣退而教授於其里至元内附大臣有知君

者辟為淮安路海陵縣尹尋奏授承事郎以海陵尹行紹興路山陰縣丞歷山陽縣尹轉承務郎温州路瑞安縣尹屬陞縣為州去為婺州路浦江縣尹終更為撫州路臨川縣尹未行卒於臨川官舍大德二年五月廿六日也年六十三妻會稽張氏封恭人子男一人炳女一人適劉字之孫男六宗仁宗義宗禮宗智宗信宗常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君殁時炳才十三君與恭人言曰吾死於此去海州遠矣海州又無恒産吾嘗官山陰有遺

愛在民其山川美風俗厚又而族所在其葬我於此乎明年十一月三日葬君山陰清風鄉鳴鳳山之原君天性忠厚而宅心夷曠居官以廉慎自持所至必先治學校興教事凡舊時苛急之政悉為民申除之訟必立決以謂一囚在獄其家皆無安者令民之父母也獨能安於家乎決囚之時每痛其得罪必教戒而後罪之故民皆感服相告語曰毋以事撓吾令也部使者過其境則曰林令無冤民多不視其牘而去每受代父老流涕遮

不得行往往立石以紀其善績自海陵之山陰丞將渡江見二人匍匐啼沙中潮且至亟呼問之則曰我台州人虜於兵以病不能行棄我於此今就死耳君即挈登舟既渡江又為之具醫藥飲食衣服已又資之使還其鄉其一人願留則為之娶妻保之終其身山陰前丞夫婦皆死而二女幼養之鬻之於縣卒以喪去君至聞而悲之曰吾代其父為丞丞女非吾女乎還卒錢收二女與張恭人鞠之既長皆為具裝配佳士人不知為前丞

女也仕宦廿餘年俸禄之入輒分與朋友鄰里之貧者家無宿儲而言不及利或勸之置田宅則曰吾子成人當自有之平居必正衣冠端坐與賢士大夫講道論藝亹亹不倦頗愛竹時為客寫之以致其幽趣云恭人有淑德以恭儉相其夫尤篤於教子大德五年五月三日卒年五十四其年十月廿日合塟鳳鳴之兆炳沉慤而敏練以廕入官有能聲今為承事建德路分水縣尹始得請封其母為恭人于是使人以狀來言曰吾父母之

塟已四十年矣墓碣未勒蓋有待於今日子其爲我銘之嗚呼承務君歿未乆而恭人又歿炳孑然畸孤無所庇藉乃今卓然有成亦若其父有民社之寄而田園屋室又足以祀祖宗遺子孫矣種之於前則穫之於後觀林氏之世爲善者其亦有所恃哉乃爲之銘曰

政足以及物則位不必崇德足以裕後則禄不必豐豈無令圖惟邑之爲曰近民易施遑恤我私稽山之隂皆君所治魂兮歸來邑人之望鳳鳴高岡其原允臧君子

攸蔵世世其蕃昌

故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

中書叅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諱鸞字善應征行大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封秦國公謚忠宣諱按扎爾之曽孫女蒙古漢軍元帥贈太尉銀青榮禄大夫封梁國公謚忠憲諱默色之孫女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銀青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中書平章政事封魯國公諱世延之女母劉氏封益國魯國夫

人魯公本雍古部人孫公業儒始氏趙氏外祖氏也夫人朗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入耳輙能記七歲倍誦周易書屬對九歲使專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成誦矣魯公之平章蜀省也姦臣以公居中司時嘗論其罪至是以詔逮公繫請室夫人年十三即却葷肉向北斗拜禱凡三年旦夕哭泣至翳其兩目姦臣死魯公難解目遂明如初魯公文學政事重海內為國元老而女又賢明選壻之稱難其人初叅政以進士廷對魯公

叅預中書為讀卷官其對在第三等謂同列曰此人言磊落可行力爭之寘第二等世以公為知人及叅政為兩淮轉運使喪偶且期值魯公還金陵别業因請婚於是夫人歸焉前趙夫人有子曰燕山才八歲女才三歲撫育如已出燕山幼讀書親教之婢嘗誣兒竊幣不問察之逾年得幣婢篋中以語叅政叅政曰何言之不早也曰恐公踈怖兒吾知其妄故不言也夫人及事姑魯郡高夫人未幾而姑卒終喪語及必流涕謂不得盡

婦職也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筮自廣陵如鄂未至金陵三十里聞魯公與劉夫人皆來筮得觀之益曰納甲法乾宫金用土為父母陽土伏而不出其飛來者陰土也切身且動吾母其獨來乎已而果然至鄂聞城中火且及所居參政以為憂筮得坎其占為傷財夫人曰此則不必以納甲論當冬占火而得坎火能神乎火果止其識類非師傳方册所有者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魯公嘗言吾教之一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叅

政不知偶移琴自恬夫人始一鼓乃作十餘曲又善筆
札皆不自表暴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
貴賤一巽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初封
高陽郡夫人後封魯郡夫人至正元年正月廿一日卒
於京師年三十四生二女一子皆不育發引之日天子
賜賻中統鈔萬五千貫公卿大夫士咸送之郭外是年
四月甲申葬安陽官原從舅姑之兆叅政以旅為魯公
門生使為銘將以納諸幽旅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夫人之生也為魯公女為許公婦則天雖嗇其壽而於生也厚矣

王季楚墓誌銘

王仲淮字季楚越之諸暨人浙江省檢校止善翁季楚父也母劉氏延祐甲寅生揚州翁有三丈夫子出以季從初余在京師數候翁見季楚靜重而愷敏應賔客言動廸矩乃翁檢校行中書余亦還錢塘日益相與益見季楚向學文采可觀也至正元年翁又入京止季楚毋

從固請從則來又與俱六月忽得疾易數醫不愈懼以危憂父强自支若非危者且曰兒無苦大人毋憂兒也九月廿一日竟卒於京城東之寓舍季楚王氏佳子弟也聞其死者輙悼惜况其父乎扶携以來而忍見其死於此乎季楚以父老行遠請從勿舍乃不幸以死舍去其心則亦有無窮之悲嗚呼孰知夫尸死生者之甚忍也明年某月日歸葬諸暨某山之原翁先徵銘曰庶其有以慰我季楚有子男二人某八歲某一歲女一人

遼陽省嘗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云銘曰

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間孰若與之俱來而與之俱還者乎

番陽周先生墓誌銘

嗚呼三綱六紀人道之大端也數其一則其餘者盡數矣夫師六紀之一也師道不立則人將貿貿焉無以昭帝衷迪民則也人綱人紀不由是而盡數乎蓋嘗攷諸經矣兄弟之仇不反兵師長之仇眂兄弟師不幸而有

仇則不可以弗報也聖人以人有三事如一之義定為三年心喪之制則又欲報之其所從學者同於君父不眡兄弟而已也嗚呼人綱人紀之盡斁者豈細故哉昔宋氏之將亡也列城之守視其君若弁髦者十八九於斯時也番陽有周先生能奮然為其師復其仇余安得不重有所感焉先生之子暾泣為余道其事請書其墓石乃徵事狀而述之先生諱樸字吉甫天姿沉毅美鬚髯夙有大志而莊慎長厚人不見其有喜慍之色初從

進士黄君應慱學去又從進士張君來學張君竒其才處之家塾使教其子每謂人曰吉甫非凡士先生以其知已事之不去時盜起江湖間州將以張君知兵使提督州兵討之盜有張君家僮率衆掠邑里將收之而賊先發張遂遇害先生走告州將曰提督為家奴所殺諸子皆幼吾當為師復讐在禮報讐而不書於士則有罪矣不敢不告也州將義之授以兵兵寡而賊衆議者勸募兵先生曰我募而衆彼又益衆矣不若出其不意亟

擊之即擣賊所賊窮以金擲地兵爭取金賊脫去先生立斬數人以狥且盡出家貲示賞慷慨流涕誓不與賊俱生衆感激怒呼咸願致死攻一寨破之餘寨皆棄走乘勝追擊士氣百倍自朝至晡斬首數千生擒其奴及其妻子斬之俎其心肺為文祭張君時境内賊栅亡慮數十至是悉平天兵至饒州州將死之衆皆勸先生以兵降太守可得也先生曰為吾師復仇而已他豈所望哉即遣所部散去隱居不復言功名惟以詩書教子弟

與人言未嘗及前勞有退靖之風娶李氏子男三人暾明旴女二人婿程益徐璋孫男二人文虎文熊初先生遣暾明游太學暾獻賦天子未用而母歿明以國子伴讀為嘉興教授先生就養嘉興歲餘即歸命暾治塋地邑之永福里金潭山之原訖事即沐浴别親友索歷擇日端坐而卒泰定元年八月庚子也年八十明年十月已巳窆焉暾有孝行文學事父廿年不出既免喪重游上庠余嘗為賦金潭山水與暾營築之勤使刻潭上之

石志墓之文則惟詳述先生大節為天下紀綱計也乃為之銘曰

嗚呼使其子戴仁抱義而以儒起家孰謂不由其父能盡道於所從學者耶

蔣縣尹墓碣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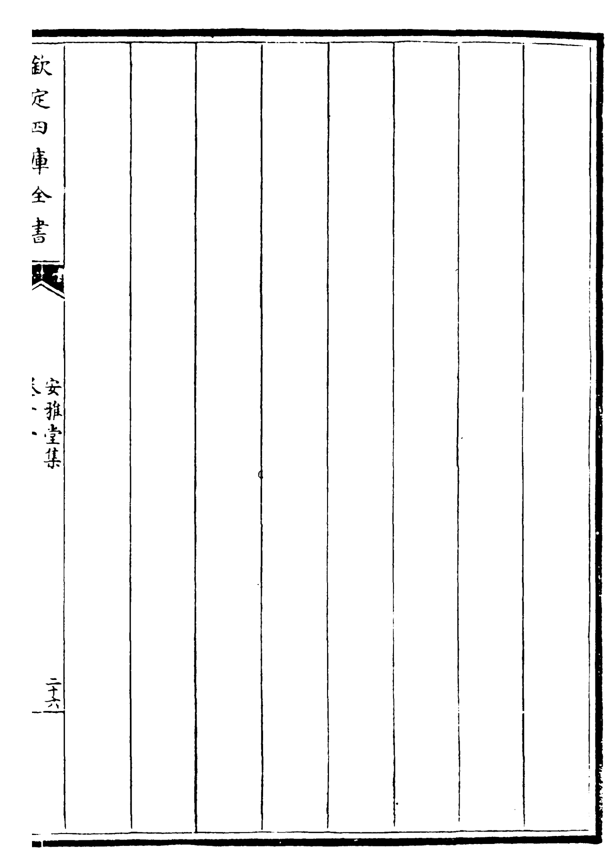
至元再元之三月甲午諸暨州判官蔣葵致辭使來謁於旅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葵以非才獲備官使寓於杭治命以時艱權殯居之且吾父沉重寡嘿協仁處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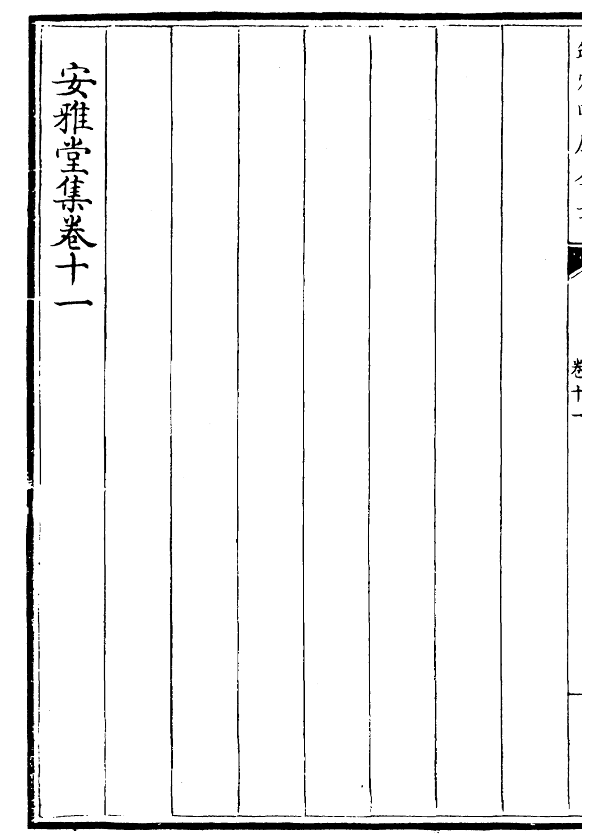
期大用而不果以卒而墓碑未立葢有待也今三十年始用例贈吾父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尹吾母追封宜人葵祗奉命書告於墓下願求文銘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侈上恩旅不得辭按吴縣尹陳恕可狀序而銘之曰公諱庚字西叟其先成都人曽祖源遭徙家息州祖誠考椿皆樹德弗耀妣吴氏公幼頴悟讀書通達時宜及長敦信義重然諾嚴於律已事親謹謹致孝事兄盡其恭撫兄子如已子延師訓誨必務成學其施於家教

於鄉人以為則性倜儻遇人之急周之惟恐後寒與衣饑推食死備衾櫘有逋不能償者代與之償未嘗有倦天雨雪袖金巡行窮閭閻視無炊烟者投之不告以姓名鄉隣有爭者從而質曲直不告於官公為剖析義利往往心服其居鄉如此晚别號無想居士至元中諸暨君以儒歷鹺司掾調州府幕官百廢具舉刑清訟簡受知上官稱曰良吏遂用資格序陞諸暨就致其政皆公之教也實宜人相之宜人姓王氏同邑宦族諱妙静謹

重修整處已待人治家甚嚴足以閫範公卒於大德八年七月初二日年八十有一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錢塘縣履泰鄉佛牙塢口之原遵治命也宜人先於至元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卒年六十有一至是合塟焉子男三人長莘次莩皆卒次即葵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女一人亦卒孫男三人曰寳畚世曰宏㢈補商稅官曰完由儒為杭路吏曽孫男一人士權方業儒狀稱臨安公雖老於山林而貤恩所及在於身後一

門之內死哀生榮可謂無恨旅觀臨安公事親慈幼施
及鄉閭恩固周矣諸壻君又能成其志而享其報昌可
使無一言以慰於九泉乎故系之以銘銘曰
蔣以國姓世多顯人惟臨安公行修於身由家而里所
施則惇配有淑德媲於名門生爾材彦好學而仁惟我
元使宣化有民巾車既懸倘徉湖濵大廷立制恩及先
臣龍光遠施寵耀無垠履泰之鄉合附權窆墓木已拱
爰表貞珉貽厥孫謀奕世永存





安雅堂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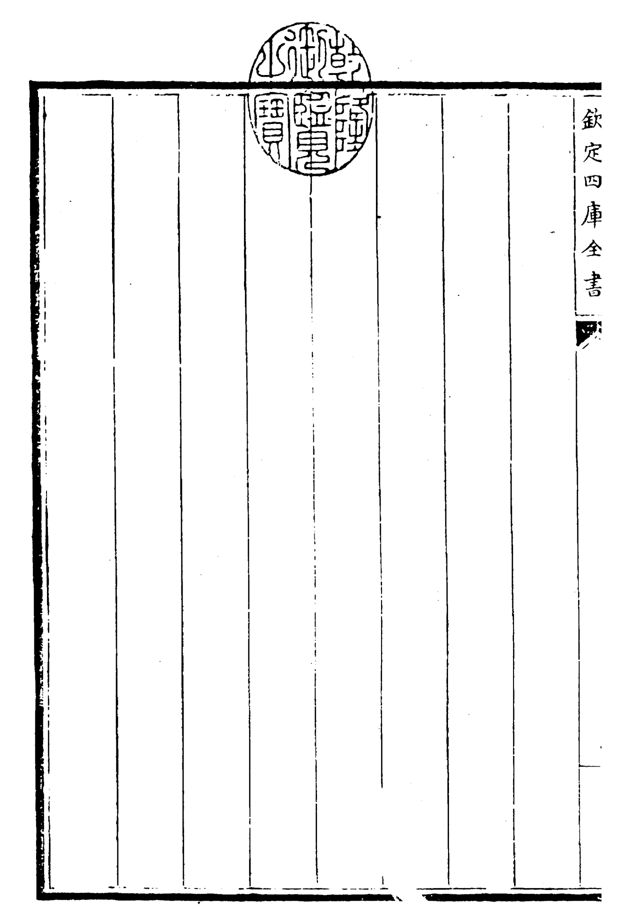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第二頁後六行特黙齊罕舊作探馬赤罕又呼圖克哈雅舊作忽都海牙今並改後倣此　二頁後七行揚阿德濟舊作雅安的斤今改　四頁前五行納延特穆爾舊作乃顔帖木兒又茂巴爾斯舊作木八剌沙今並改後倣此　四頁前七行圖嚕舊作秃魯今改　五頁後六行達爾罕舊作答剌罕今改　八頁前五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後倣此　前六行

按達拉舊作暗都剌又和斯約遜舊作和元昇又瑪哈穆特舊作麻哈抹今並改　二十五頁後二行塔納實克舊作塔納實今改

卷十七頁後二行和濟斯舊作火者失今改　後五行塔布台舊作塔不解今改　十五頁後二行成格勒舊作幢忽兒今改

卷十一四頁後四行托歡舊作脫驩今改　十七頁後五行按扎爾舊作按竺爾今改　後六行

黙色舊作墨梓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舉人臣吳壽朋

生世良字子正是為松江府君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觧年十二喪父二兄分遺貲去君奉母張夫人以居日益貧無以為養教授錢塘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士大夫咸願與游稱其學行之兼懿也於是集賢院薦之於朝翰林學士徐公子方閻公子靖又薦君與元君復初皆宜編修國史君獨嘆曰吾不過欲得禄江南以養母耳餘非所願也宰相聞而念之奏為海鹽州儒學教授學久壊土田奪於强宗入服君德教相戒勵唯恐教授不與乃復田千餘畝又大修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雅堂集卷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安雅堂集卷十二

元 陳旅 撰

墓誌銘

丘同知墓誌銘

丘氏齊太公後太公封於營丘支子用邑為氏晉宋以來代有聞人譜牒已不可考其世次在趙宋有為陳留令者因家陳留有子三人從高宗南遷其季闕處台州三世為璹始家錢塘璹生次山以承信郎領漕薦屬宋亡不仕次山

生世良字子正是為松江府君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觧年十二喪父二兄分遺貲去君奉母張夫人以居日益貧無以為養教授錢塘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士大夫咸願與游稱其學行之兼懿也於是集賢院薦之於朝翰林學士徐公子方閻公子靖又薦君與元君復初皆宜編修國史君獨嘆曰吾不過欲得祿江南以養母耳餘非所願也宰相聞而念之奏為海鹽州儒學教授學久壞土田奪於强宗人服君德教相戒勵唯恐教授不與乃復田千餘畝又大修

孔子廟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杭為東南大會府省憲臨其上而四方游士之所集也為教官者易得誚上下君典教時若左丞許公敬臣廉訪使修公伯起皆待君如平生士亦無敢訕議既代授將仕郎慶元路總管府知事君所定文牘吏不得舞文法為姦利監郡者擅權貪勢以君持律令志不得逞走帥閫愬知事抑已帥曰若所為微知事民不聊生方議責若若顧愬人邪亟往謝知事其人慚服故終君為僚時得不敗後竟以贓罷郡倉

歳畜米以輸京師船人入倉廢法用量所嬴十五六是歳有一倉所畜米黦腐郡守以下咸懼曰破家不足庚奈何君計之曰若節其嬴則不至用此即往見海運官曰先時官來縱船人大取嬴去唯所欲用是暴民膏血而擾國家者也何福以堪且人行天險中平生乃克濟耳海運官惕然戒船人毋取嬴黦腐米固不用至治中賦江南包銀帥閫以慶元賦委君定之君分户為九等立科其上者而已行省使者以賦薄峻責之君曰民困

賦後令又科包銀如是亦足矣吾以一身為一郡民請命其亦可也卒不增時太夫人年九十餘居南湖之上日具酒為歡娱達官顯人亦時舉酒為太夫人壽俄丁内艱哀毁不自堪以喪還杭制終調杭之於潛縣主簿於潛豪民多嫺令甲以主簿儒者聚縣廨觀之君聽訟明決誦律如流水豪皆驚嘆不復敢梗縣政攝縣邑化以至陞承事郎為集慶之江寧尹皆以嘗施於潛者而施之於是君老矣居二年請老於朝進奉訓大夫同知

松江府事致仕推恩追贈父某官母某縣君妻潘氏封
某縣君至元三年丁丑歲二月丁酉以疾終年六十九
子男二人長曰茂廕授溫州路樂清縣尉次曰芝女二
人長適吴江州税務大使吕文矩次適吴興費元禮孫
男一人申孫其年三月甲寅葬錢塘縣方家峪先塋之
次君聰明粹温行正而通與人交終始欵愿心不宿怨
能急人之急自壯至老無一怨之者居家平易和樂外
困官事而妻子不知仕宦四十年未甞營産業為文不

事艱險善為詩尤善長短句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初同郡潘翁有女富人求之不與一旦見君以為宜壻家人言其貧翁曰丘生今貧後富貴竟妻之君果以文學發身官至五品夫人得為封君潘翁亦知人哉余聞古之仕而已者則歸教其里使子弟有所受以為善先王治化之所以盛也君以善道著乎鄉雖庸夫孺子亦敬而愛之故余於其致仕而來歸也以賓禮延致郡學將使學者接見其風猷而有得焉而君遽即世矣茂以

狀來泣請於余曰子實知先人願得銘刻於墓石余誼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德足以範俗才足以綜治老於鄉邦猶足以淑夫子弟則雖縣車於門未嘗不行其志嗚呼今又逝矣過其墓者尚慨歎而興企

汪先生墓誌銘

汪先生諱斗建字昌辰建德淳安人曽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先生倜儻有竒志幼時出言輙過

人長益挺然欲以其才譎自見於世從祖諱某由錢塘知縣以至為大理少卿常挈以自隨牒試國子監名在前列方襄樊受圍賈似道專國玩兵不即捄凡在朝者不惟不敢言乃更相為謟阿以為周公復生遂比當時為成周隆平之世似道於是愈不欲人言襄樊事時先生在京學率同舍七十人伏闕上書極言國勢阽危上流不可不急援也書上十日不報遂拂衣還故丘至元內附之後亦未嘗有榮進之意乃東遊會稽探禹穴因

汎覽金華雁蕩諸山以至於海悠然賦詩有覆塵之思焉聞故宋尚書方公逢辰講道于淳安之石峽則歸從之游以大有得於義理之學既而典教鄉校士論翕然稱之又教遂陽三載遂不復仕惟家居教授學者日接其風猷有以善其鄉俗先生神鑒爽朗長髯垂膺酒酣言論忼慨激烈雅好鼓琴時為客作離騷數曲清聲抑揚聽者悲憤猶有屈平哀郢之心焉泰定丙寅七月某日卒年七十二娶趙氏子男一人孟文孫男一人汝懋

曾孫男一人某天歷巳巳十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先塋之次以趙氏祔余備官錢塘孟文使汝懋來徵墓銘余讀其狀而歎曰詩云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當宋之亡也猶有謇謇諤諤如汪先生者乎乃為之銘

曰

道有勿行則教於其鄉言有勿通則寫於孤桐志氣有勿宣則放蕩於山海之間嗚呼今其已矣後之人聞其風而興起矣

## 鄭君瑞墓碣銘

余官江南時天台葉伯禮為余言其鄉鄭君瑞先生因其所居號曰雲南既即世其子作望雲之樓以庶幾遊魂之來歸也余聞而憐之為賦詩以慰其無窮之思至元再元戊寅之春余入京時伯禮亦來持君瑞壙誌言於余曰此其子光祖等所自述者以卜葬日薄不得請銘於士林之望懼先德之泯焉而勿章也敢請於下執事惟終憐之按誌君諱德鄰君瑞其字也世為台之臨海

人曾祖諱莊祖諱宗明皆畜德勿施父諱良顯倜儻有宏才宋末都督府聞其名聲辟授進勇副尉又授承節郎時事已不可為矣皆辭之家積貲能散與其族鄉人高其誼君瑞生有美質雅尚冲素好黄老言既壯欲盡棄人間事專以練形葆真為務乃戴道士冠衣道士衣謂人曰我道士也彼紛紛然者毋吾友也俄而總道家教者得其姓名署為黄巖道正又署慶元道判則皆曰吾無所逃夫紛紛者乎吾亦姑為之而已矣久之歎曰

所以為道士者將以全吾天也勤我以職掌則喪我多矣遂并棄道士不為自營其墓於黄山貴人之峰而築室於其山中以居日取儒者之書而觀之灑然有得則曰名教中誠有樂地吾又何之乎至治三年十一月甲午以疾終年六十有三臨殁戒其子曰我死必以深衣歛得正而斃幸也先娶柯氏早卒繼郭氏又先卒君瑞天性純孝平居與人言每及穉歲侍親時事則嗚噎流涕獳慕蓋終身焉所娶郭氏姑女無男兄弟惟有一姊

其母不欲置後中分其産以畀二女君瑞曰烏可使吾外舅為若敖氏之鬼乎竟為置後以其妻所得之産歸之郭祀得弗墜其篤義槩若此子男四人光祖夢賚郭氏出也全易家慶庶出也女五人一適盛賜道一適鄔與褒孫男一人女四人君瑞所自營墓在黃巖州善化鄉葬之日泰定元年十二月庚申也余謂道家宗黃老以為教黃帝制法立極老子為王官有妻子皆未嘗離世俗絕去倫類而後世道家者流則異是矣君瑞真能

宗黄老之道者哉既而反初服以儒自終則又卓乎偉矣乃為之銘曰

種文玉以為樹其材不中乎梁柱藝朱草以為田孰若黍稌之食人幸白日之未夕出雖遠而亟復禮為輿樂為馭纁黄為期以即夫中路貴人之峰其下鮮原生而游歿而安以利其子孫

趙縣尹墓誌銘

越有君子曰趙公諱由鍾字子元歿之明年其孤宜溥

等治窀穸宜浩來錢塘以政和主簿胡一中所為狀見
旅於寓舍再拜垂泣以銘請一中郡人又宜浩同年進
士其言足徵旅既不得辭乃述其家世德義之著者而
銘之按公狀十三世祖故宋燕懿王五傳為楚孝節王
靖康中由浚儀南遷遂居越之山陰曾祖考少師開府
儀同三司吉國公諱希廻祖考率府主管佑神觀贈和
州防禦使諱與澇考秉義郎諱孟玿曾祖妣楚國夫人
王氏唐國夫人胡氏越國夫人余氏祖妣令人妣恭人

皆余氏公天質醇正生十年而宋始亡當為宗室近屬時能静約若韋布家皃既内附頗飭厲問學弱冠遊縉紳間行省大臣美其才欲慰薦而官之則辭曰吾學未堪官也歸侍秉義公鑑湖之上而相其治生則又以為淪喪之餘勿敢猶自肥也贊其父捐二頃田與郡學一頃與縣學祐宋相史公浩起義廪越中給死喪不能舉女不能嫁者至是公又贊其父以田二頃入義廪里人困於役又以五十畆充義役父子義聲日聞于是朝廷

旌其門曰義士趙氏之門及公顓家政貲産益落能黽
勉振恤族里族孤女無以為行則為擇配而貲送之鄰
女若是者亦助之歲大祲吏督民買鹽亟徵其錢榜笞
無空日則罄私橐代輸焉每歲夏秋艱糴之時出粟貸
民踰期還者亦不取贏以物易粟則酧以倍直以力食
者則酧直倍力里人服其忠厚有忿争者不之有司詰
公質曲直得一言即釋忿去平居以禮法自將雖盛夏
必正衣冠端坐家庭肅如與人交敦道義重然諾終身

不少變若公者亦可謂之君子矣中歲趣逾潛恒杜門以自遠鑿巖結屋集泉為池有樓曰聽松有亭曰秀野勝日輙治具與所善者相歡樂人慕其雅致云方科目未行越之學者蓋寡公聚書教子躬致厚幣迎師數百里外蚤作課諸子學夜分不休如是凡廿餘年每聞書聲則喜曰此吾所以遺諸子也且語之曰毋但工文辭沉潛理義而蹈廸矩度此汝所以為學也從子之無父母者亦撫而教之曰吾與汝財不若勉汝以學汝得財

不過適口體之欲學成則所立者大也泰定丁夘公第三子宜浩登進士授昌國州判官再調處之慶元令以俸錢百緡為公壽公為書還之曰汝為吏當廉以盡職縣無公田乃以俸錢奉我將無以自給寧不貽親憂乎其教子類此仍改至元之二年丙子公壽七十以推恩授從仕郎慶元路象山縣尹三年丁酉四月十七日終年七十又一里人哀思不忘娶唐氏故宋叅政質肅公之孫女先公三十六年卒追封宜人子男五人宜溥宜

溫宜浩宜浚宜淳皆善學宜浩今官徵仕郎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管勾焦承發架閣女一人早卒孫男十二人棫模槼榘棣楷楠枋梓樟橒檠女八人至元己夘月日公與宜人合葬於山陰項里之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之章而興歎焉蓋悲夫富貴之無常也公世所憑藉為富貴者既失之矣顧今所居乃有桓表傑然屋室榮潤宜浩以科第起家仕寖顯諸子又皆樹立而公優游鄉邦食其先疇老於山水園林之間身及爵秩以壽考

終何所憑藉而至是哉亦為善而已矣嗚呼善之可以憑藉也久矣銘曰

孰不築室我以德宅孰無高門我以義闢不恃物以為存則所存者不亡不嗇施以為富則所積者益豐象山崇崇命服孔陽嗣前人光貽後人之慶

劉程甫墓誌銘

慶元之奉化有鄉曰連山劉氏族聚廿餘家世皆讀書力田至曰三聘者乃語其諸子曰術業不可以不專也

有能專志讀書光吾宗者乎其子天驥感其言取六籍日夜讀之四書朱氏傳資治通鑑韓退之柳子厚文章皆手抄下逮醫藥陰陽家書莫不蒐討人服其博洽然頗信術者之說年四十餘無子顧族子無可後已者適其婭蕭氏之子生推其六物以為可承家也亟請於父求蕭氏之子為子而名之曰圖南圖南字程甫生三日即育於劉氏天性純孝自為兒童時見其父手抄之書非盥手不敢取讀讀必成誦大父病甚以蔗漿漬乾梅

咲之下咽輙吐與諸孫食他孫皆不食獨程甫受而食之大父歎曰是真吾孫也而父言是也既長益力學試進士不利妻族大夫以恩奏授祕書省校勘則慨然曰士不自樹立而緣妻以得官非美也辭不授又試有司得待補國學生而宋亡矣我朝凖前代役法推貲產之殷者為里正以趨走其里之事程甫為里正時人心猶未定反覆狂悖觸死罪連坐者衆程甫因役得在官力辯無辜民不當死北來官人見程甫貌魁梧又詞氣忼

慨義其言而從之至元己丑厲饑盜起旁郡縣奉化愚民從而動者亦數百人首惡既誅而連山多厚林深溪民與他邑人多匿其中官軍窮亂者黨與將大搜使程甫為鄉導程甫因具酒款官軍乘肩輿先行見民携持而狼顧者輙教避去既而議者以逋民之不盡獲也欲悉燬其室廬則又請於帥曰民饑借賊勢謀食耳初非叛者麥今且熟人思復業若使之無所於歸是驅之為盜也帥悟而其屬皆不可程甫計此曹非賄不足以動

其心乃賣腴田百畝購金幣徧賂其人事遂寢于是里之老者名其子弟而告之曰吾等仍有室廬以蔽風雨劉君之賜也宜合錢以庚其田程甫聞而止之曰吾樂為此願勿復言也凶歲富室幸穀貴更為小量賣之程甫則大其量以與糴者里有爭者來求直則為曉法又舉酒勞解之兇暴桀搶攘時為民害閭閻多事治邑者往往藉程甫為助里役既代屛居不復預邑中事延師教子樹花竹以玩生意每對酒賦詩又喜歌楚詞以寫

其憂衷云某年月日以疾終年六十母同里葉氏蕭氏母之姊也久病痿痺程甫未嘗去左右不得已出應門戶必躊躇移時而後能出居父母喪哀毀踰節以能子稱娶寧海胡氏都倉某之女有婦道程甫好義胡氏每相成之子男四人應祥景元戊伯振之應祥戊伯已卒女一人適胡元木孫男五人子東子榮子明子青子順女二人程甫墓在某鄉某山之原葬以某年月日景元有經學工文辭與余雅游泣而言於余曰先人行誼幾

於古之聞人而景元不能致先人有聞於世且老矣子史官也幸憐而銘其墓乃述其狀而為之銘曰
連山之雲絪緼輪囷出而為雨以膏乎廣野君子畜德亦以澤物施於其后矧有位秩至於排難解紛喪其良田又何愧乎魯仲連之為人

## 陳如心墓誌銘

公諱愬可字行之一字如心惟陳氏由潁川居光州之固始五代間有諱檄者避地閩中仕閩為太尉子孫散

處他郡宋開寳初諱春者從温州遷台州春與古靈先生襄皆太尉後紹興中公之髙祖忠簡公始自台來㑹稽居焉忠簡諱騤仕至知樞密院事曾祖諱愿孫監西京中嶽廟贈金紫光禄大夫祖諱綺尚書戸部侍郎以宣奉大夫寳章閣待制致仕考諱紹蓢奉直大夫知英德軍府事妣李氏封宜人叅政莊簡公光之孫女也公幼即雅飭好讀書年九歳英德公卒於官哀毁如成人與毋護喪以歸甫禫母又殁大父憐其孤苦鞠而教之

使受業陳暨先生治尚書有聲以祖廕補將仕郎既而大父登法從當任孫京秩公辭之曰今改奉承務郎則舊澤廢矣恕可寧淹選資乞以京秩任從弟當可為兩得也大父喜而從之咸淳十年中銓試授迪功郎泗州虹縣主簿覃恩予從政郎江南内附之後頗樂閒曠卜居錢塘西湖之上與寓公遺老相羊山水間若將終身焉至元二十七年以故宋太學為西湖書院行省起公為山長主之謝不就憲使徐公琰來見歎曰信哉表師

之有在也强之而後就元貞元年以嘉興之崇德縣為州公首被命為州之儒學教授後又為廬州路儒學教授為衢州路江山縣主簿為寶慶路總管府知事為松江府上海縣丞年六十八告老以承務郎平江路吳縣尹致仕公之來崇德也學故縣學委墮久弗治公興學與新州稱士論韙之廬州廟學壞則更作之壯美最淮右禮樂器不備則為制金木竹石匏絃土革之物學田為强宗所有則復之得二十一頃有竒憲使廉公希貢

苟公宗道皆禮重之代歸大夫士祖餞百里外不忍舍在江山時有傳妖賊將入境民驚走匿山谷中僚吏亦且遯去公曰長民輕動民將焉恃乃獨坐於縣治令索訛言者得數人撻於市民恃以安在寶慶時惟執律令治文書不附上官人服其操上海舊徵酒課無法貧民苦之公視民田多寡為賦莫不以為便平生居官惟職所當為者為之不喜干譽於人與同僚意不合則去持家以約御子弟嚴而有恩與人交久而益敬嘗語其子曰

士貴立身吾老矣猶凛凛焉惟恐墜先訓也學綜經史達禮制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吴興張有謝事十餘年不弛舊讀雖老見古法書名畫猶能臨摹時對湖上兩峰吟嘯自適以越中故宅面宛委山自號宛委居士不忘鄉邦云仍改至元之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終年八十二臨絶神情不撓有哭公者曰若人者其生也循循焉其死也休休焉門生蔣震孫狀其行曰公為人清介見世之黜陟榮辱一不以累其心　其仕也有元次山漫士

之風皆可謂能知公者矣公娶山陰趙氏故宋中大夫直秘閣時彌之孫女先五十五年卒繼杭州蔣氏子男六人以成佳兒以威以盛以咸以肅以成佳兒早世以威承公廕今授吳縣胥口廵檢女二人皆先卒壻西秦張文在孫男二人傳衍傳衛女四人遺文有志言稾餘學稾宛委永言古今率録復古篆韻詞譜編目樂府補題藏於家是年某月日歸葬山陰縣承務鄉華巖峰之原以威等前期來請銘昔公與旅論先世譜牒蓋同出固

始故益敦同姓之好又每愛旅所為文去年冬來寓舍曰子能為我為文章乎去則疾作且死猶使人道前言嗚呼尚忍不銘公哉宋亡六十餘年故老盡矣有志於史册者嘗慮其事之寖久而無徵也公大臣家賢子孫所聞既多又從祖父在朝身見前代儀章物度與其政治得失之實可得而考証焉今又亡矣君子于是蓋有文獻不足之歎而追感疇昔情好之殷則又余之私悲也銘曰

有舒其容有數其文藹其風流公侯子孫或出或處不喪厥守有若臨之師保父母老成無人曷徵遺聞尚俟來者視銘茲泉

傅先生墓誌銘

至元再元之正月晦日温陵鄉先生傅公年八十六卒於家旅時從國學出董江淛學事訃適至南向哭之越五年其孤柱臣等寓書以先生門人連山縣尹劉與子所為狀來請曰先君子將以今年七月望日葬南安縣

禮順里龍母山之原墓銘子宜為旅不敢辭也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敘而銘之先生諱定保字季謨自號古直其先光州人唐末有諱實者為威武軍節度招討使始居泉州八子散處旁郡第二子曰居獻家南安者祖馬八傳為龍巖主簿伸主簿生宣義郎思温宣義生廸功郎天驎廸功生貢士湟貢士配洪氏生先生六歲通大學論語大義少長有父名丱角領鄉薦尋丁外憂咸淳辛未禮部奏詞賦第四知貢舉方公逢辰見先生驚

喜曰頃見所作意老於文場者乃英妙若是知全州莊公爾明為鄉大家名人以其妹歸之時賈似道當國務抑遏新進士以鄉試字蹟微異難之三年始令赴御史臺覆試試中又俾後三年始得廷對同列皆欝悒先生曾不動心歸益肆志讀書以益茂其所學亡何似道償軍敗死臨安亦不守矣宋諸王東渡浙江至永嘉將建位號陳宜中丞相遂大除拜惟人所欲得有以是諷先生則笑曰吾但禮部正奏名耳景炎之亡也都督親戚

又以是諷先生則又辭之大德初行省以薦者授漳州路儒學正又辭洪夫人曰是學官也可不必辭矣于是漳之諸生皆來迎至即以太極圖兩銘合而講之聽者悦服凡三載所講人至今皆誦傳之再授福州路三山書院山長居三月歸事洪夫人不更仕自溫陵受兵後奉母寓城中貧日甚授徒為養能時時致甘腝以愉色婉容漳之初環城冢墓皆發于兵傳氏族最著先生無問疎戚悉封之年五十未有子居常怏怏洪夫人曰兒

勿憂冢中枯骨當有知也既而果得三子洪夫人年九十見諸孫長大歿之年六十又幾猶過於哀毀至于喪葬事鉅細必親至治二年以平江路儒學教授致仕受命之日歎曰吾少擢進士今老矣始服命服何不及吾母未亡時因歔欷泣下終身不忘其親概若此爲人舒緩而謹審常揭先哲教敬之言于坐右其講四書也尊朱子成説而得會通之旨究極微妙而皆中正之論諸經亦因儒先之言而敷繹之不立異以爲高不騁浮以

為博教人尚忠厚務實踐見澆薄者必愀然曰是何氣質之未變也為文温潤典裁儷語類劉潛夫詩律類陸務觀遠近求文者日集其門雖倉卒酧應皆縝密有思致賢郡守與名公卿之入南者無不即其廬而禮焉狀言未嘗以非義干人不為矯厲絶斬之行神暢氣怡與物無競可謂善言先生者矣我先人與外大父趙公皆東南碩儒歲在辰巳外大父與先人連年效旅無所問學日從先生佩服教言所得多矣天歴中天子開奎章

閣聘用儒雅旅以先生言于學士虞公公將薦諸朝以
老疾不可强起而昔交者閩中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盛
矣數十年來縉紳老人徂謝殆盡先生之學雖不行于
當世其鄉之學者尚幸老成典刑之有存也嗚呼今亡
矣先生娶莊氏繼張氏皆前卒曰桂臣曰魁郎曰益庶
生男也女適莊良孫孫男二女一有四書講稾詩文雜
著如干卷藏於家桂臣郡學訓導娶麦氏魁郎閩清縣
儒學教諭娶吴氏皆克世其業云銘曰

維昔羣猷萃於閩中往者不返吾將焉從先生之存爲閩儒宗所不返者見於其躬先生之亡昔人與終尚有來者嗣兹流風

袁夫人墓誌銘

杭之臨安有羅氏之賢母曰袁夫人識度明偉秉心制行敦慈而不回蓋有烈婦人之風焉夫人豫章人父諱某母某氏宋咸淳中夫人之夫某州司戶諱某既登進士第侍其父通判隆興夫人實歸焉羅氏大族也其先

五代時自襄陽徙臨安擢科第者世有其人而曰少微
少章二先生者又以禮樂化鄉邑故臨安人多習禮衣
氏遠來爲是大族子婦人以爲難而夫人一言一動必
謹禮節自少至老未嘗有侈肆之心其家頼之以爲存
焉至元内附之初司户之兄掠於吳兵欲得賄乃環火
炙之賄不至則死夫人盡棄所蓄相其夫捄出之未幾
通判公卒家益多故則又力相其夫持門户備嘗艱虞
子曰汝錫其長曰鍈異母子也夙有廢疾兩臂不能得

屈伸則保而鞠之教而育之既為之娶則與司户君言曰貲産薄不足以給二子鍈雖疾能承家矣寧令吾所生者出家為道士可乎司户服其誼遂俾汝錫入餘杭大滌山從節尊師受業為道士司户殁夫人治喪葬悉以禮既而鍈與其妻皆殁鍈有三子二女則又保鞠而教育之得曾孫又姁姁抱撫之羅氏以寡母綜家政中更饑饉賦斂之窘凛不自支而男女婚嫁窀穸蒸嘗與夫族戚鄉閭慶弔饋問之禮罔有缺遺四五十年之間

內外無間言蓋能儉以處己慈以遇物而勤以集事雖大耋精神不衰衣裳絲帛之工以至箕帚滌濯之賤猶身親之故其家人無敢不飭勵者汝錫歲時歸覲則必有以勉之且曰汝能念吾言猶在吾側也昔羅氏有歧竹之瑞司户兄弟生焉其徵為聯科至順庚午堂下竹復岐適有詒高年耆德者旌其門人謂竹有慈姥之祥子孫乃皆舉酒為夫人壽然於是春秋益高矣明年諸孫有遠適者必戒之亟復其冬使人趣汝錫歸曰我與

汝為子母五十四年而我八十四矣毋吾戀也又曰我無雜念此心常若皎月遂以十月廿四日終嗚呼夫人可謂壽康好德考終命矣至順壬申三月壬午葬縣之平西鄉莳川祖塋之兆夫偏愛其子者婦人之情也袁氏舍已所出以樹他母之廢子所樹者死又培植其孫曾而完其家禍患摧軋之餘終始一致非有烈丈夫之風乎嗚呼賢矣汝錫靜厚通朗於孔氏之學皆有得焉制授餘杭之龍德通仙宫提㸃住持鋏之子曰澤之

明陰陽五行之奥為吳興教授曰某曰某皆業儒曾孫立中等皆向學汝錫以狀來言曰吾隱約山林且老矣懼無以著吾母之賢於後世也幸憐而銘之泣下霑襟銘曰

甚矣古道之蕪也世有為士而非夫也羅氏之母廸道弗遷相其高風其女士之賢也

賈治安墓誌銘

昔金源氏之亡也開封賈氏南遷江淮之間諱宗政之

子曰達為宋荆襄兵馬統制官達生斗南當至元内附時以才學選為峡州路儒學教授仕至太湖縣主簿贈從仕郎汴梁路開封縣尹配汪氏封宜人子四人仲曰策字治安狀貌豐偉美鬚髯温厚而閭敏父甚愛之父殁悉推家貲與兄弟遂如京師見貴人之嘗學於其父者貴人見治安負雅器善為歌詩又通國字語言大嗟賞之太宗正府籍姓名以為從事會湖廣行省右丞相額琳沁公新拜命見之喜曰吾故人子也遂用為湖廣

省宣使安南遣使入覲行省以治安將之使喜為辭章
意文事非宣使所長頗易之屬大寒安南使怪治安能
寒治安因以詩答韻致清婉而尊中國之體寓焉使驚
服不敢復言詩時清河元文敏公在中書為參議得詩
甚喜延祐三年從布呼齊平章討廣西平義寧靈川賊
能以才諝自見乃沿檄軍帥討南海感德縣諸賊據高
望高院二山之險以抗官軍俄帥斃於流矢重兵屯賊
境無所統馭治安即日代領軍政遂分兵守要害繕營

壘嚴廵邏趣饟餽圍賊髙望而髙院賊率千餘人突來督兵擊却之明年平髙望賊酋餘黨猶負固矢石如雨治安神色不撓急攻破之乃趣大校合兵攻髙院賊敗又柵險印村則攻拔其柵羣蠻散走山谷間官軍欲乘勝殲焉治安不可亟宣赦令招降之此其平生著勞之表表者也武昌金沙洲善崩數為民患治安監治之民至今賴以無後海北海南琛船之税入於官者所司屢請責之蓋欲以賤直入官而厚利以自封也先是以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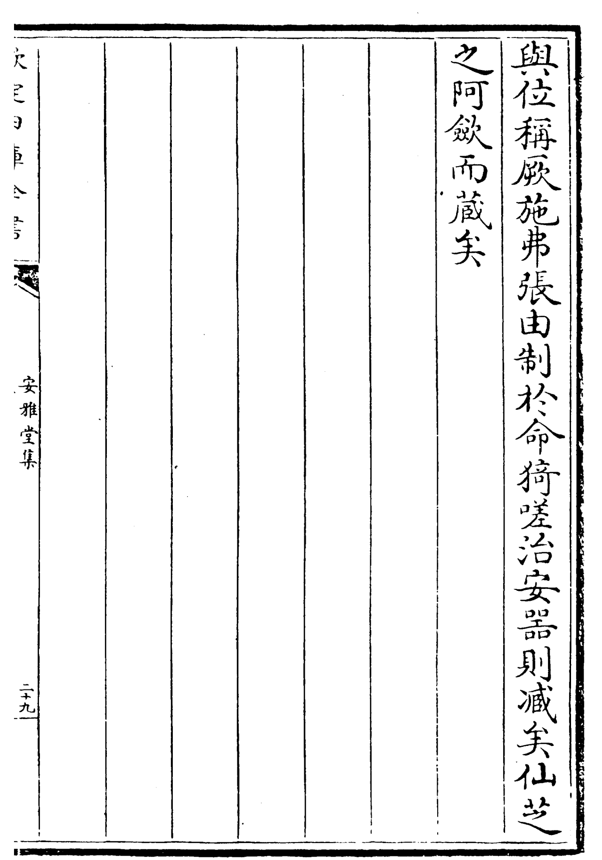
檄往視者卒受賂還且為之辭及治安往賂錢數萬緡皆不受盡以雜貨送之省六年入為京畿倉使明年丞相治諸倉出納之為姦利者責倉官庚虧儲往往鬻妻子或投水飲毒藥死獨治安所儲米羸二千餘石朝廷嘉之升以戰多超一資至治元年為紹興之西興場鹽司令時兩浙轉運使王公都中以竈户有恒賦而貧富之不恒也久矣乃俾官屬行諸郡更定之治安行四明天台諸場至則集其人而告之曰竈户之弊極矣産與

賦久不相侔民窮且死富者猶任輕賦而使窮且死者任其重忍乎爾曹相與居鄉里户高下所素定者令與若約產多者上坐餘以次占席賦以是為差既坐各著於籍而退不擾而賦平人有圖其像而事之盖感之至也至順二年同知餘姚州事與長吏協恭以成其政外若無所為而民實受其惠至元再元之四年以承直郎為杭之仁和縣尹仁和劇縣也諸大府臨其上俯仰奔走有非其志者矣明年四月疾作遂致其事竟以五月

十三日終年五十八天性孝友歲時思其父母輒嗚噎流涕弟兄散處南北每相見慟哭而後別見人困苦者必賑恤之朋友死生之託尤盡其誼中歲雅不欲仕喜與客徜徉山水間賦詩以為樂居西興時有賈公墩舒嘯亭鶴死而瘞之則為鶴塚亭所居以悠然名齋常慕陶彭澤之為人年未六十以邑令終此其徵與是年八月庚寅葬錢塘履泰鄉仙芝之里之原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娶真定張氏封宜人治安好客四方之賢士多集其

門倖入不足以治其宜人至脫簪珥繼之子男三人長曰芝雅飭而有文張所出也次曰葵曰艾孫男曰宜芝等向余拜且泣曰先人基石願先生銘之嗚呼余知治安久矣為仁和時又與余居同里巷數相過把酒談昔時所為蓋有志於用世者也以董戎治粟定鹺賦數事與其好賢樂善憫人窮之心而觀之若宜世之載顯位食厚祿者乃抑欝不得伸其志以死銘曰

世有騏驥乃服鹽車鳳凰高飛而居以篏孰不自奮業




與位稱厥施弗張由制於命猗嗟治安器則滅矣仙芝之阿欽而葳矣

安雅堂集卷十二

安雅堂集卷十三

元 陳旅 撰

雜文

鄭氏譜圖跋

立法以爲譜古君子之所甚重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五季之亂衣冠舊族亡其世牒多失其傳系獨采河南劉曄自北齊中書侍郎遜至曄十一世俱可考當時皆慕艶之浦江鄭氏自漢初至今凡五十一世不尤爲可

慕者耶鄭氏諸孫銖會旅京師出進士吳萊所述圖譜請題適旅少暇日留寘齋中者頗久今銖受命為行宣政院照磨將歸江南因書而還之

坦齋銘

王道平平既錫汝極遵道而行乃即安宅利欲之岐車覆馬踣孰為險夷顧我攸迪小人物役自底慼慼唯幽而貞獲履之吉

為楊友直製木笏銘

辨良材審度正手有容德之柄慎毋忽持以敬立明廷
對休命

尊巳堂銘　朱文公題扁

林林生人玄精之凝自頂及踵天命流行君子之身
敬恭奉承曰惟事天動罔或輕公卿父兄出入攸事
至於使事亦若承命無所不敬尊巳之謂偃然自尊
反失良貴擁金如坻高位以妖亢身為侯衆怒之射
匪德之尊其尊為危所以謙者莫踰其畀先獻顗覬

汪氏之軌尊已緊何非巳之巳載瞻華榜思我朱子神蚪登天遺蜕在此惟汪有孫作堂言言雲屏之山峙其後前豈構之復訓迪厥先爾冠爾裳毋隳而天

勤耕亭銘有序

富州民鄒福少時與人傭耕及事大監揭先生始知學在京師久學益力能為詩又從奎章閣授經郎林希顔學國字業成將授校官去乃來言曰吾本黎塘里田舍

子也雖竊有志四方然還里日不敢舍吾耒以嬉太常博士趙公為篆勤耕二字匾吾草亭願得一言識之余善福之能不遺其本也為銘曰

古者四民惟農為良烝髦于農不於工商世靡甿逸浮末滿國乘堅策肥不稼不穡有處於民輟耕而歎或興於茲恥言其端民有鄒福樸野不飾曰吾世農况我傭力我行四方我思黎塘手雖釋耒而心弗忘靈雨纚纚黎塘多水下田種稌上田種秠福雖遠遊亦

時歸休庤乃良耜飯乃大牛有屋其翼耕暇則息亦有嶙叟爰憩爰食聖皇秉乾歳歳有年擊壤且歌樂堯之天

尚德齋銘 有序

汝南蔣完子成有志為學武藝杜先生名其齋為尚德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謂南宫适賛禹稷貶羿奡也孟子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子成能學顔子之學則德其所尚者矣銘曰

人各有尚士尚者德德人之心衆善攸宅著之躬行則道之廸措諸事業則物之澤窮而顔淵達乃禹稷顔何人哉我則矜式曰高必躋曰遠必適彼言亦言彼服亦服始闚其門終造其域德崇於身人反我則吾銘匪諛願子毋斁

恭跋文宗皇帝御書保寶二字

魏惠王問齊國之寶威王以四臣答之秦欲觀楚國之寶昭奚恤以五臣示之庶幾周書所寶惟賢之言也盬

察御史臣保寶際遇文宗皇帝於淵潛之時上為書保寶二字賜之既臨御又識以兩璽蓋良貴者天所與人之至寶也惟賢者為能保之於身惟賢主為能保其賢於國御史能忘文皇所以書二字之意乎鼎湖龍去惟弘璧琬琰天球河圖在東西序悲夫

跋孔子觀欹器圖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注水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

有滿而不覆者哉陳旅曰中也者堯舜禹之所以授受而孔子之所以為教者也吾於易而得欹器之象焉於中庸而得欹器之說焉於凡天地萬物之變古今人事之得失而得欹器之大觀焉嗚呼覽是圖者其戒慎恐懼以益慎其獨哉

跋吳顥書

右吳顥秀才家書一幅詩十首寄上特進大卿玄教大宗師顥樞密院判公之孫特進公之諸孫故江浙儒學

提舉養浩君之子也年才弱冠書辭温妥典裁詩律清麗而筆畫秀整真吴氏佳子弟也昔養浩侍特進公在京師公篤意造成之俾日從縉紳先生充廣其所學自入官以至為太常博士集賢待制出董江浙文學皆綽著善譽至元再元之四年復來京師明年八月七日癹於蓬萊坊中此書與詩則其子五月廿四日在番易寄來特進公每見此則益悲思養浩不自勝因次韻以自寫嗚呼桐絲之琴絲竹之管物之尤美者也公尚以昔

之培植養浩而培植其子則養浩為不死也傳有之曰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顥有文學能早著見若此養浩可謂有子矣亦可以少慰二老之心矣

跋蘭蕙同芳圖

昔之君子託滋蘭樹蕙以自潔而其同姓之親有曰蘭者與為薰獝不但化而為茅苴為蕭艾而已矣讀離騷者至於今傷之石田馬氏實衆芳之所在中丞公既著芳烈於當世矣元博又能自植於顏行而流清芬於薦

紳之間是圖所寫盖寓其並芳之心焉同居曠林而不相能者亦可以少愧於此矣

書舒嚕從道詩卷後

軍中之能為歌詠者世多有之然不夸軍容之盛殺伐之勇則叙其行役之勤戰戍之苦至又以從軍為樂相與倡和以寫一時之高致要其戚欣皆不出於其身而已矣古之人以喪禮主戰勝者盖惡夫師之為民害也非置戚欣於其身也徒知有其身而慮不及民吾見其

禍之不止於為民害也天歷初兩京用兵海内幾大亂
舒嚕公持節太行山東西戰郤秦兵之軼晉地者賦詩
百韻述當時所見而深閔斯民之厄於兵凶增欷累歎
者甚遠也孰謂剛暴殘忍者之可以治武事哉嗚呼剛
暴殘忍之不止為民害者亦何其慮之不及遠也

跋趙待制詩

右蜀郡趙君仲禮送胥紹道庫使還蜀詩何其辭之豪
宕而音節之頓挫而慷慨也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七

十餘家所舉皆筦庫之士何也盖人莫難於近利而不濡於利則賢矣文子之所舉者其亦有所試歟仲禮名位日高行當要津以進退天下之士若用其家故事則絶道到蜀又當趣裝東來離歌無乃徒悲辛乎

跋支仲元畫晉諸賢圖

晉人清虚宏達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然當時取人先聞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宏豐功雅量在江左無與倫擬然不能用陳頵熊遠之言以草曠誕

之弊安石期功絲竹士大夫習以成俗此為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未免有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艾云

跋牧羝圖

右漢典屬國蘇子卿牧羝圖也曷為牧羝子卿使單于不降徙之北海上言羝乳乃得歸也抱子卿而泣者誰降將李陵也陵來從三人馬五者何單于使陵說子卿而邀之也子卿所執者何漢節也夫人情至于不能堪

忍者烈丈夫或亦卒動其心而變其所守子卿饑餓困苦在荒絶無人之地十九年母死妻嫁兄弟在漢皆以罪死此人情之至不能堪忍者而子卿則揆以大義強忍以全其節若陵則戰敗力屈而遂降矣母死卒不復歸漢虞常張勝謀刼單于母更殺衛律子卿實與其謀是子卿得罪單于其情甚于陵而單于終不忍害之使陵時特能忍不降未必見殺何至羞見子卿泣下沾襟乎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志之士未嘗不三復于斯

言也雖然猶懷生死之心以事其上君子不為也子直就陵言之亦念如陵才武而不能强忍以全其節為可惜也

跋牛喘圖

漢丙吉為丞相道逢肆鬬死傷者不問見牛喘吐舌使人問之若丙吉者可謂知為相之道矣漢興蕭曹以刀筆吏為相功業著于當時君子猶惜其未學陳平決獄治粟之對幾于大體然但出一時權譎實未得為相之

道其他或以儒術至公卿者學皆未醇設施亡揆史氏以丙魏並稱余觀魏相雖少嘗業儒所為頗近文法吏無儒者氣象吉雖起決獄小吏知學詩禮通大義及為相能以燮調陰陽為已責考其平日凡所為蓋有三代大臣之遺風焉嗚呼世俗所謂儒與吏也往往互相詆訾遂判為兩途孰謂魯獄吏之有丙少卿者乎三代之時不聞以吏名者周官九兩雖有曰儒曰吏之目蓋儒之所業即吏事也後世所謂吏者吏而已矣嗚呼孰謂

魯獄吏之有丙少卿者乎

## 䟦五湖圖

右扁舟五湖圖五湖即太湖别名太湖州渚多芳草佳樹遠岫如畫陶朱公扁舟容與其間與之越國不足易此樂也世俗所謂滅吳之後載西施以游畫者往往畫公與西施相對予按史記只稱公將私徒屬浮海而已無載西施事至唐時揚州杜書記始作詩倡為此說何其厚誣長者如是哉往年予嘗以詩辨之曰美里人去

娶女來帝辛飲酒沙邱臺酒闌不但天智𤇍太白旗竿血花紫會稽凛凛吴日驕少伯乃是師闔天姑蘇臺下箭如雨艷骨應成館娃土當時此詩出識者謂能爲古人解紛厚之道也此圖惟畫公船頭置樽酒意度閑遠船牕中著數卷書而已此决非世俗畫工所能作其知范公者哉

道藏經跋

荀卿子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爲出于道經則古之所

謂道經蓋儒書也司馬談所習於黄子者則異於此矣然余幼時常見道藏經目一卷中間多儒家古書其黄帝老子之言固有用以治國者他如巫醫卜祝之說亦儒者所不廢而凡棲神導氣之方則又遺世獨立之士得以善其身焉故空同邵氏亦嘗傳叅同而深有取遠游者之言也然則道經亦世之所不可缺者廬陵真常觀道士李俊廸刻道藏經若干卷以廣其傳可謂勤於其道又足以備夫世之有取焉者吾黨善其所為而旌

德縣尹劉性為徵余言識卷末云

跋東坡帖

先生平生風節與夫出處欣戚之概可以見於翰墨之間矣海會寺所寫及陌上花皆熈寧六年八月廿日作陌上花無鑱削之跡亦以見當時人心有不可奪者南華寺齋僧疏讀之令人流涕使先生至于如此者真無人心者也旅嘗憶外大父浚儀趙公之言謂張天覺好佛人所不與陳忠肅公亦好佛君子未遑議之蓋以其

大者之皦皦于當世也人不能學魯男子之不可而欲為栁下惠之可可乎三復是卷深有感于斯言因併及之

跋段氏庸音集

文章貴奇崛而忌奇崛尚平易而厭平易古之作者辭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聲約而韻充閭巷刺草之言被之筦弦可以感人心名和氣而易風俗音之庸也葢謂庸非奇崛非平易天下之常言雖聖人不能易也旅褱

嘗有志于是學道弗明故其為言不失之竒崛則失之平易卒不足有聞於人而今且衰矣吾友叚君吉甫出視其詩文若干首題曰庸音繙繹數四見其筆勢翩翩率廼古作大篇短章典實竒秀私欲易其一字而不能于是知是編之所以為庸而其自序以為凡近淺易者謙言也傳曰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吾懼夫世之知庸音者盖鮮矣不然吉甫蚤擢高科而何其久於外也朱絃疏越尚往鳴天地之和于清廟之閒乎

# 跋松廳章疏

前代有諫官有察官其任皆重也我朝惟設監察御史而諫官之責寓焉則御史實有兩重任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詳于六察匡諫之道則或未盡至于為天下後世計而出于尋常識見之外者葢益寡矣趙郡蘇公伯修為御史中臺僅四閱月而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畋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凡政治之未善民隐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

之宜進而未進不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事明主氣足以肅羣慝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間又嘗以延平李先生從祀為請于世教蓋拳拳焉嗚呼為御史而念及乎此是豈易與尋常識見者言哉

跋楊九思字說

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以五行而言思土也能君乎貌言視聽其功至于睿作聖則思之于人大矣故孔子

于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九者皆以思言而立教視洪範為加容者謂自吾身以至接于事物皆不可以不思也楊定省字九思玄教大宗師吳公告以孝親進德之說善矣蓋孝者百行之本學本于親乃可以進德而思者所以致知以為行之之地也九者而有不思則視或不明聽或不聰色或不溫貌或不恭言或不忠事或不敬疑或不問忿將及難得有非義如是則必至于行虧而身辱不得謂之孝矣是故君子于一言一動之微皆

慎思之以為欲保吾身以事親也如之何勿思

跋危太樸所蔵魯王虞三公詩文

右魯文定公擬峴臺記王文公詩奎章閣學士虞公所製文定祠記三者又皆虞公手書虞公蜀人今家臨川文學與魯王兩公相望而此卷實具有之嗚呼美矣太樸宜與魯氏子孫求貞石使吴中石工併刻之臨川有榮觀焉

書虚舟説後

鎮陽趙時中氏以燕處之室為虛舟則非莊子之所謂虛舟矣蓋是舟非以無主為虛而虛以為之主也人之一心可以載萬物而不可以有一物有一物衙于其中則物莫能入矣古之君子能任大事濟大難而不自有其功者虛以為之主也夫通天下之不通者莫如舟易之咸極言感通之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累於私感則不足以及遠故孔子傳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是虛也非謂無主也無私我以為之主則所受者大而所

感者無不通矣時中器弘而識達操固而慮審將以其身為舟以濟夫世之不通者豈若漆園傲吏之漠然于當時哉

書李氏遺安堂記後

君子無往不安不能安則雖田野里巷之間皆危地也龎公以隱退為安是果足以遺子孫乎車不覆于羊腸而覆于康莊之衢安危不繫于地尚矣旅聞君子之學至于安而止也學至于安則窮達出處無不安矣然則

人能教其子孫使致力於學不謂之遺以安乎李氏祖父皆以詩書傳家唐卿蚤以才學見用子覯又以明經領薦書則李氏之遺其子孫者以學安之道在是矣故雖載高位登要津皆安所也龎公烏有是哉嗚呼君子豈獨遺子孫以安盖將推之以遺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之微意也歟

## 書野鶴記後

舒嚕從道世家遼東鶴其邑名人野故以是號之遼東

之鶴鶴之仙者也千百六歲則能與鳳凰遊于聖人之甸鶴野不專在遼東矣從道以清夐之資而學兼文武雖董戎西南終當羽儀天朝以大展布其所學則所謂鶴野其在聖人之甸乎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於野釋者謂誠之不可掩也從道之所藴者著於朝久矣

瑞瓜解在金陵作

相國涼公既謝事完江壖園有異瓜合趺岐顛續師象容薦紳傳觀頌聲渢渢東莞西埧客有獻疑于陳旅曰

在昔三公論道位尊期頥燮元化於重几暢嘉生於九圍令公望老引却邈乎化機故所及者弗溥而近發於畦疏之徼吾黨所宜興慨頋奚喜而頌為旅解之曰噫子何録細而遺大燭外而暗内徒知是瓜為梁園之珍不知凉公乃希代之瑞徒知公之及夫物者在乎用舍不知公之鍾于身者無繫乎進退夫天以清明冲融之真篤生偉人禮陰樂陽緯義經仁肅物為秋煦物為春雖跡離要遠手揮巨鈞人惟知有元老之在天下蓋盛

德自足以長乎斯民譬之寳玉在山而草木潤豈必皆用為琮璧祥雲在空而年榖登豈必皆用為雨澤况公在廷閱載中百運際黄唐道行臯稷憲綱政條半出較畫則其所及容有紀極乎哉觀其展采臺端抨擊醜慝俄與羣良嬰釁罹厄公裹至和戾氣弗敵獨能綿三朋之壽衍上公之禄怡高情于幽曠玩生意于藝植向之妖榮怪豔使人眩愕不敢仰覬者安知不化為飛埃浮土于今日樊圃之側乎然則公之為瑞也葢特秀而靡

凋百挫而莫折其所存者如是則其所及者又何可以尋常尺寸而度絜之也至若富媪効奇露卉華滋緑玉五玨聯于蔓絲此則感應之餘徵聊以表吉人之幽棲盖以為休禎專著於兹則公之德符僅與唐之董混成并軌而共蹊哉言既客起謝曰僕誠小人不知君子之事徵子疑將疇稽

猫雀圖説

客有謂余曰人之畜猫以其能斃鼠也天子大蜡八猫

得與先嗇並祭詩人夸韓土之富亦曰有猫有虎葢以二物皆足以衛農畝爾猫而捕其雀其職之失乎余曰不然行露之詩有穿屋穿墉之喻雀與鼠葢同類也彼鼠也雖盜吾穡猶晝伏夜動貪而畏人雀則白日羣飛喧豗相呼啄秋田之粒莫之孰何世之人恒致察於耳目之所難及恒忽焉於耳目之所易知姦貪之人人專治之則有不得肆其惡者惡不嫉於人而人實罹其害者常漏夫羅氏之羅繻也子毋以吾貍奴為失職也作

# 猫雀圖說

上趙平章書

有談天者與旅言曰天之生大賢不數其有所靳於世乎旅曰不然天之生賢猶農夫之治穡事也地力不更休不足以茂嘉穀山川清淑之氣積之不厚不足以生大賢天至仁也寧不欲數生大賢以惠斯道顧亦有所甚難者矣天惟知其生之難也故必有所爲而後始慎生之夫惟有所爲而慎生之則於若人也必拳拳焉保

持衛翼雖或不幸有鉅禍劇厄而終不致有毫髮之傷君子蓋於是而觀天焉我相國平章公實惟元氣之會篤生大賢以任斯道之重故其仁足以澤物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而勇足以正邦國之紀有人如公而謂造物者偶然生之吾不信也延祐至治間柄臣司寇公卿大夫重足而立不測輒下靜室以逞其宿忿雖睚眦之怨亦莫不甘心焉閤下嘗以中執法極論其罪至是將有所不能免者海内之士識與不識莫不為閤下危之孰

謂有保持衛翼之者使履鉅禍劇厄而終不至于毛髮之傷乎旅于是益知天之生大賢其必有所爲而然矣今上入定國難旣鋤姦孽乃收名老成相與更張化弦迭續和氣于是起公貳外御史府尋復名拜中司遂陟近輔俾爲二三大臣夙夜寅亮天工規復中統至元之治以馴致唐虞三代之盛天有所爲而生公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其可不思天之所以生公與夫所以保持衛翼之意乎閤下道德位望足

以師表百僚天下事蓋有不可得而兾其責也嗚呼古之人有有為之才恒患無可為之時大賢固不數生而時則又有不可數得者此旅所以不能不厚望於閤下也旅亦嘗有意於當世者然生長東南之陬交踈援寡浮沉里閭盖四十歲矣舊歲得吳中便舟因乘春水至都門登隗臺賦詩物色燕市中有感慨悲歌之士可與晤語以發抒其所藴者而已矣王公貴人則不敢以草野之語告之也乃獨於閤下有不

能自己者焉故謹作書以獻惟高明不以其草野而厭薄之則幸甚矣

擬中書省元日賀興聖宮表

鳳歷協時朔始頒於南正鴻圖輯慶福遂介於東朝宗社奠安宮闈肅穆中賀媲德上聖凝心太冲五色成文孰測補天之智重明繼炤莫名扶日之功茂對熈辰益隆至養臣某等職叨端揆班邇內廷玉殿雲開先獻椒花之頌瑤池春永屢登桃實之年

聖節表至元六年

祥虹在渚啟真主之貞符麗日中天當正陽之令月河岳清潤神人翕和中賀體堯欽明用湯勇智收政柄以獨運解化弦而更張詔舉憲章皆法祖宗之忠厚澤及民物實同天地之生成茲臨震夙之期宜衍太元之筴臣某等叨恩宰輔展慶班行祚應瑶圖睿筭願綿于億載書陳金鑑聖謨思賛于萬幾

翰林國史院元日表

獻歲發春新國家之泰運對時育物體天地之同仁縟
禮誕敷綿區胥慶中賀至誠悠久盛德輝光廣厦論經
法帝王以為治太宮蔵祀格祖考于思成當昕庭元會
之辰輯昭代隆平之福臣某等詞林地近文石班清竹
簡紀年協昌期于鳳歷椒觴介壽保純嘏于鴻圖

元日表國子監

乾旋坤轉頒天歷之新春日炤月臨煥人文於諸夏臣
鄰胥慶民物咸熈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德洽羣生道参

元化正祖宗之丕緒崇禮樂之休風魚躍鳶飛多士囿
弘鈞之造鳳儀獸舞九功宣聖治之成躬享祀以有嚴
廣仁恩而在宥臣某等詠歌東學瞻望北辰莫英徵祥
肇昌期于三始椒花致祝介景福于萬年

賀册皇后表　國子監

寶歷在躬當乾坤之再造瑤宮協德如日月之並明凡
在照臨曷勝欣忭欽惟皇帝陛下至誠無息盛德以興
為治先于修齊厚俗本乎恭儉褘衣垂重翟甞已著於

壼儀大琮比鎮圭乃申嚴于册命嗣徽音于前古衍弘
慶於内朝臣某等承乏東膠依光北極二南風化歌闗
雎正始之詩萬年室家享既醉太平之福
明宗皇帝加尊號寶册破玉祝文
天子仁孝追宗先皇誕揚鴻名載以寶册攻玉伊始有
嚴厥躬神其鑒玆用錫靈貺
至正元年大都鄉試策題
京師天下風俗之樞機也列聖德澤之所先被宜其一

之乎中庸之效然而五方聚居習尚不純而豪侈踰僭姦詐竊發者往往有之吏有能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乎有能宣揚教化以表率之者乎昔之為京兆者稱趙張三王夷考其跡有善為鉤距以得事情有越法縱舍輔以經術有文武自將剛直守節有功無可紀而人安之五人者其跡不同而皆以能名今之尹大興者宜於何取法耶雋不疑黄霸孫寶之流皆知名當世不得列於五人之間何耶其所為亦有可師者耶然漢於京兆委

寄之專使人人得其條教以自致其力今可使為大興者如漢之為京兆者耶然專任人而不任法則民有受其虐者矣專任法而不任人則中材以下救過不給又何暇謀繩墨之外哉若之何任法而無拘牽之弊任人而無縱恣之虞人得盡其才法得達其用使首善之地治效彰著以表儀於天下班固所謂在彼不在此者亦可得而言之乎願聞其說

寗節婦傳

寗節婦者故太尉魏國寗武宣公之子婦也公孟州河陽人材勇善騎射至元中從淮安忠武王平江南有功朝廷以吳門為江海要衝俾以其軍鎮吳因即居之公保境輯民子孫世食其德第三子曰居贇為樞密院闕斷事官娶都嘉氏都嘉氏肅慎右族總管揚州路禮之女所謂寗節婦也延祐初斷事公卒於官都嘉氏方盛年子女皆幼自京師扶柩數千里還葬河内都嘉氏抱孤兒舍墓下三年還吳遂不復設簪珥美服於其身每

痛自念曰吾為甯家婦不得事吾夫以老吾猶能使子有立女有從甯氏之祀弗墜舍是吾無所事于世矣乃身先儉約推之以及家人臧獲衆多莫不感服受事毋敢有弛肆之心自祖禰薦祭宗姻慶弔至凡施於内外者俱有度矩長子九思蚤世則撫其孤而教之仲子九齡嗜學則使之入國學以業其所業諸女皆擇名族嫁之總管公與其夫人年八九十猶强健皆迎致就養篤盡孝道其所為盖世之婦人有未曉者都嘉氏能之固

天性之美抑本于其父母之賢哉部使者用父母言聞諸朝于是表其所居為貞節之門云史氏曰先民嘗言配匹福之原也甯公客死子幼其家之存幾何一煢婺砥節勵行遂扶樹其已危而終存用貞白之風振衰末之俗則又不但能存甯氏而已君子于此其亦有所感夫九齡嘗從予學九思之子曰矩

## 節孝段氏傳

保定易縣魏德義之母段氏年十六歸于魏生德義三

歲其夫從軍伐宋攻襄樊襄樊城堅不即下朝廷調兵急魏與叚訣曰親老子幼而吾寄身矢石之下即不還汝能事吾父母使吾子成人不絕魏氏之祀乎叚泣不忍答後果櫬還乃哀毀執喪以死自誓治女事以養舅姑使安焉以老如其子之在也鞠遺孤使茂焉以長如其父之在也舅姑皆年踰八十以終而德義馴行孝謹三子俱壯子又生子矣叚臨歿謂德義曰自吾受爾父之託凜凜然惟恐吾力弗任以負爾父吾今而後可以

見爾父于地下里人咸稱為節孝叚氏陳旅曰先民有言妃匹福之原也魏氏親老子幼身死行陳得禍烈矣而其父母卒安樂以壽終子孫衆多而其家日啟豈非叚氏能為魏氏之福乎

三孀傳

相人李桑母陳氏夫歿時年方盛誓不食他姓常自念曰吾舅姑老而哭子曷為而使之無傷其心乃日夜務女紅為養食家有無不使之知舅姑曰婦吾子也吾子不

死也遂皆安樂以壽終附于身附于棺者皆無有悔焉陳氏子長某次桑柔兄早世嫂王氏年廿四無子鞠前婦子如已子義如其姑王氏有女嫁未幾亦寡義如其母里人遂稱為三孀云陳先生曰夫死不嫁人道之常無足異者後世於千百之中得一二焉于是任風化之責者表而異之以為千百人之勸而婾風不衰也三孀出于一家則千百中之所絶無者矣變風十三國獨衛共姜有自誓之詩而其言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共姜

之母非所以為教矣然則李氏婦姑子母之美其不可稱道哉

蘇御史畫像賛

久矣君子維國之楨心夷體莊色澤氣清學古入仕才達德成有䖍豸冠肅肅在廷讜言嘉猷本諸遺經僉人斯讋善類以寧乃究百度以承休明羣瞻顒若威鳳景星願弘厥施介福永貞

跋許益之古詩序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非其至焉者其至焉者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殆若未遑他

及而此詩冲澹醞藉音節跌宕而興致高遠乃若專久於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其為人盖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渊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惘而歔欷也

李惟中太常攝禮儀使畫像賛

清廟顯相天光嬋嫣煁如卿雲奉日周旋威儀孔度雅德式宣君子之身禮樂載焉尚和厥施以賁八埏

## 漢方聖公小像賛 聖公名儲

漢方聖公宅歙之東學原于易趣極疏通公車颺言京邑擊蒙德慧術知神明與同郊丘告徵以欺疑忠忽世之濁去而上蜚皐禽飄颻有卝者從如彼雲氣游乎太空落月照野臨黝故封俾爾孫子晤瞻冲風

## 章命字子與說

永嘉章命字子與學於其鄉李季和先生又從之錢塘見行省元僚泰無善公為篆子與兩大字子與求余說

余謂生名字之義著於中庸諸書詳矣李季和先生又能言生歸求之子與曰吾日從先生受經不患無聞子試為我言請之數乃與之言曰嘗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義禮智者中之物也以是命我者天也以是與我者亦天也天職盡矣我獨無所事乎昔余見鄰富人以田宅財貨與羣子旦日坐堂上教之曰若有田則不饑有室屋則不露有財貨則不匱吾非一日得之以與子也旦日又教戒之余別去十數年還問其家

則羣子者大半貧不自存問其存者則曰吾父所與非不厚且有也吾能保之兄弟不能保也吾父能與之不能使之有也余因念人之得於天者初無不同而終有聖賢愚不肖之異者亦若是矣夫天下之物可以與我者則强有力者皆得而奪之彼富人子或亦不學而自奪也吾仁義禮智無有封守人莫能取再拜而獻諸强有力者彼且不受吾惟懼夫物欲之内賊甚於世之為奪者矣人莫能取者自舉而棄之卒為愚不肖而不怪

者也然則天與我矣我果無所事乎蓋士貴乎講學學貴乎慎獨講學則明於義利之辨慎獨則致謹於其幾焉吾之所以辨義利而謹其幾者所以保吾有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生毋但曰天與我矣獨不見吾鄰富人之羣子乎

徐仲同字説

浮光徐君復初之從子曰寀靜惠而好學復初屬余字之余字曰仲同又屬余為説以告之余惟寀之為學也

固將入官以行之也然事有不可以獨任而智不可以自用也故國家設官有寮寀焉蓋欲使居官者同用其智而同任其事也夫衆力之所至則無重之不舉衆慮之所及則無隱之不周人不吾與者吾言未公也吾與人忤者人心未孚也狹量不足以處衆偏見不足以燭理固執不足以達務天下有大同之道固吾衆人之所共趨者也同乎同乎其居官者之善物乎雖然同亦有二義有不同之同焉有以同為同者焉不同之同孔子

所謂和而不同者也以同為同則晏子之所以議梁丘據也易不云乎同人於野亨又不云乎出門同人无咎宋之所以為同者宜亦進於此哉宜亦進於此哉

沃呼允常字說

肅慎望族之家於洛者曰沃呼氏今祕書典簿曰海壽者英敏沉毅遠大之器也嘗過於余而有請曰海壽幼歲備宿衛未幾而先人即世弱冠又備官使今年廿有六矣以幼孤又出入奔走無寧日故宿賓命字之禮闕

如夫字以敬名也敬名所以責成人也子宜圖之余辭不獲乃與其所雅敬者謀所宜字皆謂宜字允常又皆屬余為之說以授之余惟壽之為言久也君子之所為無非可久之道然後可謂之壽可久之道豈有他哉亦曰常而已矣天有常運也日月有常度也四時有常序也有常運則天之行不息有常度則日月之往來不忒有常序則四時之相代不見其究極天也日月也四時也猶用是道以為壽而況於人乎朝作而夕輟非常也

始勤而終怠非常也言從而行違非常也窮守而達變非常也非常則非可久之道矣故作而不輟勤而不怠從而勿違守而勿變循循焉孳孳焉敬以持其志和以養其德静以寧其神勇以致其力則凡吾之所為者皆久而弗易也壽固不在吾乎盖人壽雖命於天而在於吾者君子不謂命也命於天者有窮在於我者無窮而我之所為又足以保其在於天者是又古人介壽之道也禮祝辭云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 陸師顔字説

吳興陸觀復靜厚而嗜學從余游久一日來請曰觀復長矣願先生賜之字余謂生之名其取諸易之復乎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孔子釋之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自姤至剥剥極為坤則為陽矣一陽復於下斯為反善之義而復之最先者故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學者能省察於一念之微以求復夫本然之善是謂觀復顔子之

所以為顏子者亦若是而已字生為師顏可乎覲復再拜受教余曰未也孔子又嘗以克已復禮告顏子矣克已復禮乾道也復之陽即乾之陽不遠復即克已復禮之復由一陽之復以至於純乾此顏子為仁事也覲復其師顏哉

為蔣師父作思勉説

學必思於心而勉於為二者恒相須也然非澄靜不能思非堅久不足言勉蓋思以汨亂之心則所思者謬勉

以狂銳之力則其勉也有時而衰矣生嘗往觀夫流泉乎其出也繹繹而有緒類乎思其奔迸於崖石窟東之間勢不可遏類乎勉至於達而為長川瀦而為大澤浩乎其往也淵乎其止也則不見有所用其力焉君子之為學不亦若是乎哉生歸當日從杜先生游武夷溪上試指流泉以吾言質之

大都海子橋火德廟疏

火政行四時祭已嚴於周禮陽氣彌六合祠豈繫乎商

丘睠國都之所崇宜廟貌之有赫故必增廣舊制妥寧大神使處守者有以棲其身而禱禳者得以布其武銀甕丹甑願輦致於殊庭絳節朱游來環衛於吉土廓泰米之玄境結蕋珠於新宫海上之蜃閣横開橋左之星河斜轉東風解凍深回寒谷之春南面向明永介聖皇之壽

祭許中丞文代人作

伊昔先正為元儒宗克紹厥家實維我公所紹伊何曰

孝與忠司成於學左轄靖共矧是二者與先正同出秉
憲節擿姦摧克方岳佐理載熙民庸及登鑾坡位望愈
崇晚居中司益厲高風讜言或違去如蜚鴻琴册几杖
丘園從容公齒雖暮顔如冬松尚需安車太行之東來
朝來言以廣帝聰天不憖遺倏焉告終縉紳聚哭莫敢
幽宮某追念曩歲游於辟雍公獨惠愛牖其顓蒙乃今
粗成敢昧所從顧瞻罣懷寒雲濛濛爰致泂酌以寫悲
恫

祭鏡助教文

嗚呼士之生世盖將有為豈為身謀力學以施嗟君窮經有志用世陸沉遠方髮改神勩晚官上庠少遂夙心自春徂秋病乃弗任何豊於學而命則嗇人孰不耕君穫則戹惟昔同堂相與笑言惟今臨岐輀車啍啍燕山之雲盱江之水此别伊何千古萬里我酒既旨我殽既時魂兮少留我心孔悲

謹案卷十二第二十五頁後八行頒琳沁舊作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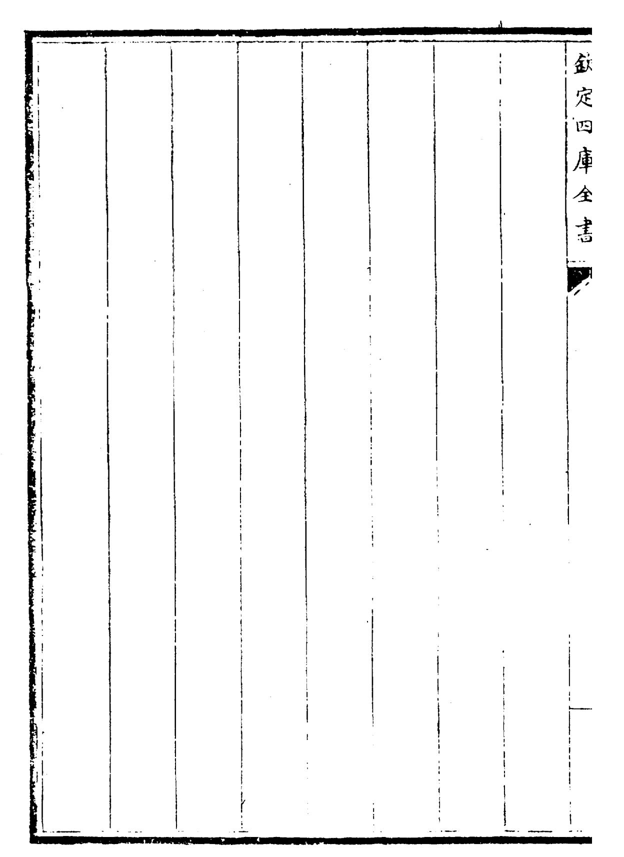
憐真今改　二十六頁前五行布呼齊舊作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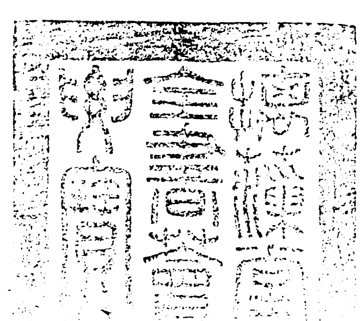
蘭奚今改

卷十三二十四頁後五行都嘉舊作獨吉今改後做

此　三十一頁後四行沃呼舊作斡勒今改後

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吳壽朋